

校园经典小说选

四月深呼吸

高建英
◎ 编著

但想起你的海誓山盟，
我的心真的难以平静……
仰望如洗的天空，
心格外的清澈透明。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校园精典小说选

四月深呼吸

高建英 主编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校园经典小说选/高建英主编. —呼和浩特:内蒙古
人民出版社, 2005. 11
ISBN 7 - 204 - 08159 - 5

I. 校... II. 高...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39190 号

封面设计:张娜
责任编辑:乌恩其

校园经典小说选

高建英 主编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

邮编:010010 电话:0471 - 4972059

三河市长虹印刷厂

2005 年 1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 × 1168 1/32

印张:98 字数:1300 千字

ISBN 7 - 204 - 08159 - 5/I · 1727

全 14 册 定价:417.68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调换)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内容简介

在1990年的夏天,空气里满是干热的味道。夏日午后特有的静谧象一只肉肉的大手把我不松不紧地扣在十指中。我和胡小铃百无聊奈地窝在用青草铺出来的土坑里,闭上眼,我能感觉到阳光不屈不挠地穿过密密地梧桐叶疏懒地点叩着我柔嫩的眼皮,河水静静地在我们的身边移动着。

“李好,你长大了做什么?”胡小铃突然问我,我想她大约有些无聊。不过在那个没有“帝国时代”,也没有F4的年代里,关于未来的想象总是能让十来岁的半大孩子们最兴奋的话题。未来的世界仿佛一只汁水饱满的蜜桃,对我们这些自许未来的征服者充满了诱惑。

用了大约五秒钟的时间,一个念头象这夏天被压在我们身下的青草一般突然疯狂地滋长出来,继而铺天盖地了我整个的世界:“我要做个有钱人!”我很肯定地说,就象预言自己在十八岁的生日那天会拥有1.7米的身高一样。

胡小铃好象被吓了一跳,“咯咯”地傻笑了几声便沉默了。但是过没一会儿,她终于还是憋不住:“做有钱人吗?你不觉得这个念头很可耻吗?再说,做了有钱人你会怎样?天天吃茺黄炒肉丝吗?”

“为什么可耻?做了有钱人我可以去任何想去的地方。茺黄炒肉丝算什么!到时候我只吃上海话梅和白色的奶油巧克力。还有,你记得《流浪者》里面的丽达吗?做了有钱人以后,我会有一个漂亮的花园,花园里面有一架秋千,我爸在自己的暗房里洗照片,我妈在有单独卫生间和阳台的房间里一边看电视一边织手衣,我会把新华书店里那本精装版的安徒生童话买回家,可以天天坐在自己家的秋千上看书。……”

1

广州酷炎而漫长的夏天对我根本不算什么考验,但是近半个月的回南天却几乎把我逼疯——每一寸皮肤上随时随刻都是一种脏脏粘粘的感觉。不管你住得有多高,只要没有空调湿气都能找到你,连刷了ICI的墙面上都是一层冷冷的水珠。更别提家具和玻璃窗上仿佛永远不会消失的水雾。整个世界就象被一个湿冷的大塑料布罩住了,让你除了祈祷时间快点消失之外一点别的办法都没有。每到这种非常时期,我的生存目标只剩下一个——努力不让自己霉掉。



时值中午,我找了一个路边小店,买了一个三块钱的盒饭,象个民工一样猫在油腻腻的矮凳子上,把盒子里糊状的东西一勺勺往嘴里送。我自己也不清楚吃进嘴里的东西是什么味道,因为我的眼睛一直盯着店主两口子加一个小帮工手不停脚不住地收钱、卖饭。我一边数着他们卖饭的盒数,一边计算着开这么一片店一天的成本。粗粗算来,一个中午正常大约能净赚个150来块钱,一个月按22天算能挣个3000块左右。我暗自摇了一下头,这么做下去,做一辈子也发不了财,修不起我的花园,勉强能混个肚儿饱,还得让老天爷保佑身体健康,否则割个盲肠就不见了一半身家。

“滴滴哒哒……”我的手机忽然高声歌唱。人人都还在低头找手机的时候,我已经扒干净了饭盒里最后几粒米,抓起背包对着耳机“喂喂”着重新走进雾气蒸腾的街道。

“好姑娘,你今天去恒威收到钱了没有?”我们业务部黄头儿的大嗓门儿不带一点儿失真的响彻我的耳朵,连我的脚后跟儿都在共振。

“我现在就在恒威的楼下,已经在这儿盯了一早上了,说是他们的太子爷没到,没签名盖不了支票章。放心好了,黄总,我出马没有收不回来的钱。”



四月深呼吸

“那是那是。要不你怎么能当我们业务部最 TOP 的业务员呢。好好干,只要这次恒威的钱能收回来,我就打报告提你当业务主管。”黄头儿毫不含糊地塞了一根胡萝卜给我。我立刻在心里算了笔帐:当了业务主管,每个月有 15% 的职务津贴,手机补贴每个月也增加到 500 块,提成也从 10% 升到 13%,这样一来我每个月的实际收入最少可少增加 1000 块,到年底,我最少可以固定存上 5 万块,这可真是根大个儿胡萝卜。马上乐开了花:“说话可得算话,黄总。”

“没问题,只要带钱回来见我就成。”

“势力!”我在心头一边暗暗骂着,一边在手机计时报警前关上电话,刚刚好 58 秒。看看手表,1 点 28 了,恒威 1:30 上班,现在上去时间差不多,免得他们财务部又借口“猫走狗不在”的,拖延付款。

我也不管淑女从不当街化妆的古训,站在人行道上掏出唇膏抹起来。没办法,出来办事,特别是去恒威这样的外资公司连唇膏都不搽点儿的话,连前台你都到不了,而天生丽质这样的话在这儿是用来骂人的。刚抹到上嘴唇,我就感觉到一个巨大的阴影向我高速接近,我知道已经没时间反应了,只能听天由命地站在那儿等待撞击——“砰”!等我清醒过来的时候,发现自己正与人行地砖做着最亲密的全方位接触,手里的东西四散着,一个身材高大,不,对我来说是巨大的年轻男人正从我身上爬起来。

“我的包儿呢?”我着急起来。因为包里装着的可是我的信用卡和储蓄卡和身份证,那可是我的全副身家。

那男人本来正想伸手拉我起来,给我惊慌失措的一嗓子吓了一跳,忙把手一缩,学我一样拿眼睛着急地寻巡,“在这儿,在这儿。”他兴高采烈地举着包儿跑回来,在我面前扬了扬就想来扶我。

“笨蛋!先把包儿给我!”这人的超低智商和超慢反应让我怒不可遏。

“哦,给你!”那男人终于懂得把背包递过来了,我这才自己爬了起来。一低头,我发现西裙的边儿都撕裂了,完了,刚才那样子趴在地上肯定走光了。我的脸刷地一下红了。

“对不起，小姐，我刚刚赶时间上班跑得太快，加上你太矮了，等我看见你想慢也来不……哎哟！”158的身高是我心里永远的痛，这人撞倒我不单止，而且居然到我面前来讲我太矮，根本是在找死，踢他一脚只能算是薄示惩戒。

看见一个起码有一米八高的大男人抱着左脚在马路上做单脚跳实在是让我乐透了。

“对不起哦，先生，我也不晓得你长这么高也象人一样知道痛哦。”

他突然倒在地上，痛苦地蜷成一团。

本来我怀疑他是装的，可是看他身上雪白的衬衫在地上毫不犹豫地来回摩擦，我的信心开始动摇，因为我自己也知道一怒之下那一脚力道绝对不轻。

“你没事吧？”我有点儿心虚地蹲在他的旁边。

“我也不晓得，天呀，痛死我了。”

“要不要送你去医院？或者在这儿打120？”我几乎快哭出来了。

“不要，今天我第一天上班，我可不想迟到。算了，你试试扶我起来。”他终于停止了在地上让我心惊的动作，把左手伸给了我。我忙把他的手搭在我的肩膀上，使出吃奶的劲儿扶他一块儿站了起来，忍不住小声嘀咕：“长这么高干什么？！真是的没点环保意识。又费粮食又费布，体积大，份量沉，扶起来费劲，担架也难找。”

“你叽哩咕噜地讲什么？哎呀！”

“别叫了，别叫了，我保证把你送到公司还不成吗？”我就怕听他哎哟，好象自己犯了很大错一样。好在他说不用去医院，我已经觉得阿弥托福了。现今社会没事都屈你一大餐的人多了去，这位给我踢成这样都不追究，做做他的拐杖算是捡了大便宜了。

“喂，你把头转过来一下。”

“干嘛？”我转过头去问他。

他不理我，不知道从哪儿掏出来一块儿手绢，径直往我脸上抹过来。

“你干嘛？”我两只手都没空，又不敢真把他往地上推只能左





四月深呼吸

右晃着脑袋来躲，却给他一把按住：“别动，我帮你把脸上划花的唇膏印给擦掉。我就在这幢楼上的恒威上班，给同事看到我跟你这样的女生走在一起会很没面子。”

我气得想连他的另外一只脚也给废了，只是当拐杖已经这么辛苦了，我可不想因为一时冲动晋级当他的轮椅。

“你是不是真的确认不用送你去医院？那先说好哦，你之后有什么毛病可别来找我，谁敢担保你没给先天不孕不育的，到时候都算在我头上我可认。”

“喂，你是不是女生哎，有你这么说话的吗？不过，你这人可真是奇怪，摔在地上这么难看，不第一时间爬起来整理一下，倒是只管惦记着包包。”

“废话，我来广州几年的全副身家都在这里，这包儿要是丢了我也不活了。”

“你很财迷哎。”

“那又怎么样，财迷是我追求的最高理想境界。对了，你说话的调调很怪，外地人吧？外地哪儿的？外地人在这儿找份工作不容易”

“我是台北人。你呢？”

“台湾的？在恒威做什么？哦我知道了，台湾这几年不景气，下岗了跑内地来抢饭碗了？恒威这种台资企业中层很多你这种人。”

“什么叫下岗？你还没答我你是哪儿人呢。”

“大陆的。”

“什么叫大陆的？难道我就是大海的？你这人怎么这么可以这样子？一点诚意都没有。”

我不理他冲我翻着大白眼，几乎是把他拖进了电梯：“几楼？”

“33楼。”

“自己按！”我没好气地说。

“大陆的女生都这么凶吗？”

“凶？大陆的女生是不是都这么凶我就不太清楚，不过你要是试试今天迟到的话，你就知道台湾女生凶起来比我可怕多少你们公司人事部的黄小姐，完全台湾1966版，第N期更年期病理标



本,现在的时间是1点32分,你等着领教吧。”

他很诡密地笑了起来:“你也是恒威的?那你不是要跟我一起见‘教导主任’?”

“别傻了,”我几乎可以看见自己笑得多么灿烂:“我是正东广告公司的,你们恒威是我们的大客户,我的任务是过来收钱,不包括陪训。不过放心好了,你们MISS黄对帅哥总是留些情面的。不过你的样子嘛,”我很认真地上下打量了他一番,叹了口气:“如果一定要我说你帅呢,那得需要相当的毅力和想象力,不过没关系,咱胜在年轻。”

用脚底板我都能看到他气得五官错位。

“黄小姐真的那么可怕?”他一边着急地看表,一边有些可怜地问我。这一来,我有些心软了,从台湾来这边找份工作也真是不容易,忙安慰他:“也不是的,反正你记着,不管风吹雨打,你只管低头认错就对了,千万别跟她顶嘴,最多让她教训个把钟头,也就过去了。你连隔断40多年的海峡都跨过来了,这点儿小风小浪翻不了船。”做为精英业务员,我连恒威老板几个姨太太的生日都能背出来,人事部黄小姐那点儿小资料对我更加是小CASE。

“你能给我一张名片吗?我连你叫什么都不知道呢?”

“干嘛?”我立刻警惕起来。

“我想赔你那条裙子呀。”

“不用了,不用了,我的名片刚好用完了。”心想,谁敢担保你不是想留着以后心情不好来敲诈勒索的。

“哎哟,我的腿好象越来越疼了,我还是请病假去医院检查一下可能好点。”他装模作样地弯下腰,压得我一个踉跄几乎再摔一次。

“哦,我想起来了,好象还剩了一张。”我急着去财务部收钱,实再是不想再跟这个来历不明的台湾人在电梯里纠缠下去,赶紧从包里翻了一张名片给他。

看他一脸得意地接过名片,还很不放心地核对一次公司名字,我恨不得一拳挥过去,打他个星光灿烂,也深悔自己刚才讲漏了嘴。

电梯终于升到33楼,我咬着牙挤出一脸假笑把他推出去说:





“快走吧，小心点哦，别把剩下的手手脚脚也摔坏了哦。”

他居然很敏捷地往外一跳，一脸坏笑地说：“好的，我会小心的。你也要小心哦，财务部的姑奶奶们今天心情可不太好哦，小心拿不到支票。”

电梯门在我破口大骂之前恰好合上。

不过想想给他的是我们公司最二百五的夏萌萌的名片，气也就消了大半了。

在坐了两个小时冷板凳，加上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死磨烂缠，从恒威财务部出来的时候，那张400万的支票终于乖乖地躺进了我的背包里。临时的时候，那个长着一张马脸的财务部经理居然亲自把我送到门口说：“你真走运，我们太子东今天就签了三张支票，居然其中就有你们这张。你的专业精神让我尊敬，但是如果可以的话，下次我不想再见到你来催款。”

“行行，没问题，谁来都可以，只要你们直接打款到我们帐上，我们谁都不来都行。”

2



为了省一块钱的车费，我挤了差不多一个小时的无空调公共汽车回到公司，大厦的中央空调立刻迎面把我包裹进一个清凉的天堂。去财务部交割完支票以后我终于可以舒舒服服地坐在自己的办公桌旁坐下来了。我一边掏出纸巾小心地擦着额头已经变凉的汗，一边尽量把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放到椅子上。

“唔，一股汗味儿，拜托你了，李好，女孩子家还是要注重一下仪态，既然收了那么大一张支票，就算为了自身安全也该打的士呀。反正公司也会报销。”坐在旁边的秘书阿MAY皱着修得极精致的眉毛说。

“废话，报销一次一个月100块的勤俭奖就泡汤了，能吃两个月的中午饭了。”

“你要不要这么省呀，一个月基本工资加上提成你也奔七千

块啦。省这么多钱下来贴埋大床找人嫁吗，呵呵呵……”

“我的床买不买事小，我只怕你再这么笑下去脸上的褶子用电熨斗都烫不平了，呵呵呵。”我很憨厚地笑着离开椅子，也没顾上帮衬一眼阿 MAY 那对大得吓人的卫生球。

在去茶水间的路上迎面撞上黄头儿“正好，李好，你跟我上趟总公司，人事部召见。”

我立刻在心里打了个机灵，最近经济不景气，香港总部早有意要减员，不是这么快就动手了吧？！

“就叫了我一个去？”

“可不，也不知道什么意思。总公司新来了总经理，是香港总公司董事长的大公子，大概新人事，新作风，唉，也不知道天下要怎么大乱了。”

我用了大概三十秒的时间开始盘算手头上的钱加上两个月赔偿金，扣除这个月的房租水电以及一日三餐以后能够支持我最长用多久的时间找到第二份工，于是立刻镇定下来，跟着显得比我还要惆怅的黄头儿进了电梯。

这是我第二次见人事部的美女经理 joyes。第一次见她的时候，虽然她依然地一脸冷漠，但我以为那是大公司人事部经理所特有的专业气质，所以倒也不是太觉打击，可是这次刚坐下，她小姐只望了我一眼，我立刻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冰冷，刚坐下时候的镇定开始不由自主地动摇了。

“李小姐在我们公司服务快一年了吧？”她不再看我，只管专注地盯着自己桌面上的一迭天知道是什么的纸说话，好象我也只不过是一堆 A4 纸上的油渍，也许是略微大滴一点。

“差半个月一年。”我说着废话，想排解一下房间里越来越大的压力。

“唔，”她不置可否地支唔了一声，就不再出声。我望了望坐在一边的黄头儿，他居然很无聊地玩着手机看也不看我一眼，显然他对这位港籍美女一样无计可施。

“叮哼……”JOYES 桌上的内线电话突然叫了起来，我借机大大地吸了一口新鲜空气，同时也开始有些愤怒起来，要炒我鱿鱼就炒嘛，这算怎么回事？！打工也有尊严的！我等 JOYES 一讲完



电话马上站了起来，刚想起身喊两句口号就走人，谁知道她也跟着我站了起来，依然看也不看我一眼一边往外走一边说：“走吧，总经理刚有空。”

不是吧，炒我这样一个小员工也要见总经理？要知道我来公司快一年了也没见过所谓的总经理一面，对于这位新到任的总经理更是连姓什么都不知道。不对，难道他们连两个月的赔偿金也想省下来？我开始起疑。不行，别说见总经理了，就算是见总理他们出不能昧了我的工资！一想到有人在打我的血汗钱的主意，我立刻感觉自己的心理战斗系数一路飙升，不再虚虚恍恍。我知道，今天一切只能靠自己了。

推开总经理室门的一刹那，我发现黄头儿一贯的漫不经心和JOYES脸上招牌的冷漠忽然全都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恭顺的微笑和礼貌。两个焕然一新的人看起来是那么的让人舒服和顺眼，让我惊叹原来奴性有时候也有光辉的瞬间。

我跟在黄头儿与JOYES的后面，从两个人之间的空隙往里张望，阳光从迎面一溜儿的落地玻璃窗射进来，与我的眼睛碰撞以后让我看对面那个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前的人时只能模糊感觉他宽宽的肩膀。我突然对对面这个人产生了莫名其妙的好感，直觉告诉我，他应该不是会打我那两个月工资的主意的人。

“啊，你们来了，请坐。”老天，他的声音也很好听！

黄头儿和JOYES都签着身子坐在会客沙发上。我也赶紧着收拾起乱七八糟的想法挨着一个沙发坐下去。

他终于也走了过来，我一个劲儿在心里祈祷就算他长得不象金城武，他也千万别长得跟九孔一样，不过倒也奇怪自己在这种时刻居然还在惦记一些三不着五的事。趁着他询问黄头儿业务部情况的当儿我迅速地抬起眼把他看了一轮，并且迅速被他那一口洁白整齐的牙齿给迷住了：他的样子相当年轻，大约二十八九的模样，皮肤有些偏黑，但是泛着健康的阳光色泽，衬着一口也是闪闪发光的雪白牙齿，只是眼神显得有些阴郁，但这对他来说不但无损反而有种特别的神秘气质。我忍不住对老天爷的这一杰作暗暗喝彩。

“李好？业务部最TOP的SALES？”



“对，对，她可是我们业务部精英里面的精英，只要是经她的手的 CASE 没有一单走得掉，关键是追款成功率达 100%，不管是成功率还是收款额，在我们业务部的历史里都是前所未有的！”黄头用一种十分可疑的兴奋语调非常投入地开始对我胡吹乱捧，也不管我在旁边被吓得呆若木鸡。特别是他编造出来的 100% 追款率更是厚颜无耻到前所未有的，连 JOYES 都忍不住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

“她的情况我都了解了，”好在这位总经理大人终于在我被吓傻之前打断了黄头儿的个人演讲，“我打算调一个前线人员做我的助理。人事部研究过资料以后推荐了李好小姐。我看过李好小姐的资料以后认为可以试用一段时间。所以今天叫你们来，一个是见见本人，另外也是通知大家一声，做好工作交接和安排，调动即时生效。”

“慢着，我想在同意调动之前搞清楚一件事，我的待遇会怎么样？”

JOYES 显然对我们业务组这干人等的珠玑必究没有太充分的思想准备，以为我除了第一时间应下这个攀高枝儿的调动哪还顾得上其他东西，目下一看我这副市侩的架势愣了足足有六秒钟，才露出厌恶的表情撇着嘴说：“从调动生效开始，你的工资系数上调三个点。你还满意吗？”

“那我还是在业务组待着好了。”我想也没想就站了起来。

“为什么？”总经理终于出声来问我了。

“我现在做业务有提成，可是工作调动以后提成是不可能的事了，那按我最差那个月的业绩，我一个月都要损失至少 2000 元的收入，我可奉陪不起。”

我看见总经理眼睛里顷刻间精光暴涨，但是随即又很快引退下去了。只是我能感觉到我的不识抬举让他的情绪产生了变化。我知道这下完了，为着 2000 块钱我可能真的会被炒掉了。但是如果让我从头再来一次的话，我还是会坚定不移地选择争取这每个月 2000 元的利益，因为我坚持认为我值这个数。

“好，我答应你，每个月从我的工资里补贴你三千元做为特别津贴，但是如果一个月下来我发现你并不称职的话，你必须无条





件辞职,公司方面不会做出任何赔偿。”

“行,成交。”我完全没有犹豫张口就答应了下来。一个月多三千块,拼了老命也值得一搏,管它是从总经理的工资里出还是公司人事部出。

临出门时我突然想起来一件事,忙回过头问了一句:“总经理您贵姓?”

“嘭!”走在我前面的黄头儿整个儿摔在地上,我奇怪地上铺了这么厚的地毯他也可以摔出这么大动静来。

“我姓林,中文名叫林英硕,你可以叫我 WILLSON。”讲完以后,他的嘴角极不自然地抽了抽。

“那明天见, WILLSON 总经理。”我还是很懂规矩,知道什么客气不能当真。

总经理室的大门刚刚在身后合上, JOYES 就立刻脸色一沉,对黄头儿说:“黄经理,麻烦你跟我回办公室拿一张公司架构图回去,每个业务员复印一张,业务做得好是一回事,可是如果跟自己的老板面对面都不晓得打招呼那也真是太失礼了。”

“是,是,是。”黄头儿连答了三个是字。

我赶紧低头,免得一抬眼被黄头儿怨毒的眼神给活活烧死。

3



已经是北京时间晚上 23:33 分,我还在电脑面前码字儿。这是我在总公司开始新工作的第五天了,也是我在这张宽大的办公桌前渡过的第五个晚上了。从我正式开始接手助理工作第一分钟开始,工作就象农历八月的钱塘潮一样,一浪高过一浪地涌过来,完全看不到希望。但是,我必须在明天早上九点钟之前把手头的资料整理成华东地区快速消费品市场调查报告,用电子文件交给“瘟神”林总。

我考中级统计师时候学的东西在这个时候大显神通,我用了四天时间成功地用各种统计公式把以吨计的数据变成了条理清

晰的表格和文字，现在只剩下整理成文工作了。虽然困得要死，可是一想到“瘟神”那张胳膊都不笑的臭脸和每月三千块的津贴，我咬着牙死撑着。终于把最后两个字都敲到电脑上了，我赶紧存盘，再检查一次没错，把文件 MAIL 到授权给“瘟神”的工作站，OK，完事大吉。

我象快脱水一样瘫在椅子上，连一句“PK 资本家”都没有力气骂出来了。环顾四周，才发现办公室里只剩下我一个人了，静悄悄的，让你一点都想象不出来白天紧张忙乱的景象。我本想合上眼稍稍缓解一下被隐形眼镜折磨得筋疲力尽的眼珠子，谁知道一闭上眼就听到“叮……”桌上的电话突然想起来，吓得我差点儿把抓在手里的杯子扔出去。这么晚了，也不知道是谁还猜到我在办公室。我拿起电话还没开口，里面就传来夏萌萌的大嗓门儿：“你还没下班呀，大小姐。用不用这么搏命呀。”

我叹了口气：“这么晚打电话上来你肯定不是来关心我的出勤率的。讲吧，又八到什么回来了？”

“你知不知道，咱们这位总经理可是超级钻石王老五啊，他是董事长的小儿子，麻省理工大学毕业硕士生，本来董事长是让他待在香港总部负责投资部，可是不知道什么原因他自己非要申请到广州这边的广告公司当总经理，不仅人长得帅，而且又有钱，最关键的是，他一未一婚一哦！真是千载难逢的旷世佳婿啊！”

我忍不住打了个呵欠：“他是不是旷世佳婿我不知道，可是我知道你是旷世花痴。”

夏萌萌在电话那头一通中英文国骂声在我的耳朵里逐渐变得模糊，只是隐约听到她说什么最近有一个台湾帅哥对她痴缠不休，唉，我看她是雌性荷尔蒙长期寂寞分泌过盛，想男人快想出臆症了。朦胧中，我看见我妈正把我最爱吃的竹笋烧香菇往我面前递，我流着口水正要接过来，却发现不知道怎么佳肴变资料了，全是数字，我吓得扭头儿就跑，可是怎么跑也跑不动，低头一看，自己踩在一大堆人民币里，动弹不得。这下可把我乐疯了，我还就想抱着人民币睡觉呢，往前一扑，只觉得身子一空，失重的感觉让我立刻醒了过来，睁开眼一看，梦中只一刻，世上已千年——窗外已是阳光灿烂。我用力地伸了一个懒腰，恍惚间以为自己睡在租





来的那间小房子里，一翻身，却一下子掉到了地上。坐在地上一边揉着屁股一边努力让自己尽快清醒过来。我用了一分钟的时间回忆起来自己是在办公椅上睡着的，可是自己怎么爬到会客用的沙发上的我却是一点也想不起来了。管他的，反正报告也交了，今天应该可以松一松了，心情开始变好。正想站起来，却发现身下压着一件男式西装，怪眼熟的。是谁的？等我醒过来这件西装是“瘟神”的时候，把自己吓了一跳。同时不用意识操控，第一时间蹦起来，一把拎起压得皱巴巴的西服，我只觉得悲喜交加，悲的是有钱人怎么就不会买好一点的布料拿来穿衣服？喜的是好在神不知鬼不觉。看看表，已经八点五十了，保洁员张姨已经在开门了。我用最快的速度把皱得可怜兮兮的名牌西服团成一团扔回“瘟神”的办公室，然后装做若无其事的样子，极亲切地跟张姨打了一个招呼。

“昨天又开了一个通宵呀？年轻女孩子老这样子捱夜很容易残的。你看看，你那两个黑眼圈，多难看呀。”张姨很好心地告诫我。

我一边陪笑着说：“是呀，是呀。”一边往洗手间走，心想有头发谁想做癞痢呀。

在洗手间里洗了一个冷水脸以后，脸上的皮肤感觉有些紧绷绷的了，人一下子就精神了。走出来的时候，我几乎就觉得自己已经焕然一新了。谁知道我怎么那么倒霉，迎头碰到了 JOYES，一闻到她身上若隐若现的 KENZO 冰海藻香水味已经让我自形惭愧得无地自容了，偏她小姐还用锐利地眼光上下一扫我冷冷地说：“李好小姐，身为董事总经理的助理，我虽然不要求你穿得多么名贵，但是一天换一套衫是起码的办公室礼貌。”

我张了张嘴想解释，可是美女根本就不在乎我的解释，不再多看我一眼，转身进了洗手间。

我无趣地闭上嘴离开，安慰自己 ~SOWHAT。

回到办公桌边刚坐下，桌面的“瘟神”专用呼叫器就响了：RUBY，请你进来一下。

三秒钟以后，我反应过来 RUBY 是 JOYES 小姐帮我改的英文名，说是这样方便在公司里与人沟通。可我始终觉得这名字象是